「蜜蜂會睡覺嗎?」

這是某節生物課我被問到的問題,沉思片刻,未能給出答案。這應該是道簡單的問題,它是生活的常客。念中學,總有類似的經歷,它穿過玻璃窗的罅隙,突然闖進教室,引來同學的驚呼。

都說寫作者有善於觀察生活的眼睛,我不反對。我喜歡看同學被蜜蜂嚇到的樣子。蜜蜂停在他鼻子上,他的眼神就透露出一種恐懼,視線在蜜蜂和同學之間來回,但除了眼睛,身體的其他部位卻在那一瞬失去所有功能,動彈不得。但我甚少主動探索世界,我從未看過蜜蜂睡著。尋找睡著的蜜蜂,可能需要我離開舒適區,闖進蜜蜂的生活。

被動,大約是我和這世界的相處方式。搭小巴,我不敢說「有落」,總要跟著別人下車。我和父親的相處方式也是這樣。上了小學之後,我沒有再要求父親帶我出遠門。老實說,我和父親的關係很疏離。因為工作,父親在我睡醒之前就已出門,在我睡著之後才回到家。只有星期天,我和父親才有片刻的共聚時光,但父親都會拿著數份馬經,研究馬匹的運動能力,像專業的分析師,在無數雜亂的數據中尋找意義。我喜歡看著父親專注的神情,儘管我不熟悉賭博。我曾嘗試分析父親賭博的原因與目的,投注不大,不是為了嬴錢。輸多嬴少,屢敗屢戰。想過很多原因,均未能說服自己。但至今仍未放棄思考。

沒有馬跑的星期天,父親會睡整天。我曾從貓身上拔下幾根貓毛,放到他的鼻子上,喚醒他去吃晚餐時,那根貓毛還在鼻樑上。他醒來,吃飯,洗澡,然後又再睡著。有一次,我問父親「為甚麼你像豬一樣,這麼能睡?」父親看了我幾眼,沒有搭理我。並不是我的問題鋒芒太過,而是父親就是這樣。從來都不會回答我的問題。母親曾說祖父的五個孩子,父親是最不受喜歡那個,鄰居來串門,他竟然躲在房間,不願出來。祖父很生氣,拿著棍棒打了父親一頓。父親才回到客廳,可客人問他甚麼,他也不回答,場面一下子尷尬起來。客人走後,祖父和祖母關好大門,慘叫聲卻在走廊回響不絕。但祖父的棍棒式教育顯然是沒有成功,父親的壞毛病至今仍然未改。

我對未能回答老師的問題一直耿耿於懷。我不想求助老師。總覺得答案是要自己找。那年的二月,我久違地離開九龍區,來到位於元朗的一所蜂場。那蜂場主人是我同學父親的朋友,關係隔了幾座山。他說了很多關於養蜂的小知識,未被記憶亂流沖刷的只剩下他為我打開蜂箱的畫面。像從搖搖欲墜的層層疊抽起積木般,他慢慢、慢慢地揭開隔皇板。蜂箱之內是幾塊杉木蜂板,他的手放在杉木蜂板左右兩側。他必須要很小心,蜜蜂攻擊性不強,但受驚卻會螫人。看著他那謹慎的神情,我不禁放慢了自己的呼吸。動作很輕、很輕,沒有碰到蜂箱的左右內壁,沒有半隻蜜蜂受傷,杉木蜂板便被他垂直提起。上面爬滿了蜜蜂,我第一次如此接近蜜蜂群。軀幹、黃黑相間,六條腿、絨毛覆蓋,眼睛兩隻、沒有眼臉,翅膀兩對,前翅比後翅大。聽說那兩隻眼睛是複眼,它頭頂還有三角排列的單眼,我看了很久,很久,還是分辨不出。我試圖尋找睡著的蜜蜂,確實是有一些蜜蜂一動不動,但臨近花季不過數分鐘又重新動起來。它們沒有眼臉,我無法判斷它是睡著還是小休。

離開蜂場之前,我想過問場主蜜蜂睡覺的姿態是怎樣,但後來又打消了念頭。人生還 漫長,我總有機會親眼見著。我等一下就好了。

不知道是甚麼原因,香港人很討厭在小事情上等待。搭升降機,第一秒要按樓層,第 二秒要將手指放到關門按鈕上,當最後一個人進了升降機,就往死裡按下按鈕。我好 奇,是按快一點內門就會關快一點嗎?還是按慢一點就會突生意外,鋼纜斷裂?我從 來不會按關門按鈕,不按它,門還是會自動關上。

進了大學後,我好像沒有再在教室目睹蜜蜂的蹤跡。在等待畢業的那年,本來一切安 好,但生活是心電圖。

父親不慎在樓梯跌倒昏迷。送進醫院,頭髮被剃光,做了幾次手術,順利,沒大礙。 只是醫生建議他提早退休。我去醫院探望他,他閉著眼,但他記得我是誰,記得妻子 的名字,記得自己養了一隻貓咪。只忘記自己當時怎麼在工作時從樓梯跌倒。區區八 級樓梯,卻在醫院躺了月餘。

整個月,家裡只有我、母親和貓咪。我們在擔憂之中,等了好久、好久,醫生才批准 父親出院。那日中午,母親把他從九龍醫院領回家。那一夜,我放學回家,在家門前 ,看著自己手上的鑰匙,停下了動作。是興奮嗎?是期待嗎?都不是。我在想,到底 打開門之後要說些甚麼。 如果不問他的身體狀況,似乎有一些不盡孝道。但如果問了他,他卻不回答,我下一句又該說甚麼?準備良久,終究還是打開了那扇門。

醫院的紗布早已拆下,他便戴著一頂黑色的鴨舌帽,把頭上觸目驚心的疤痕遮蓋。而 眼睛竟如常人般明亮。自有記憶以來,他的眼睛總是因睡眠不足而佈滿血絲。我知道 明亮才是健康的表現,但我卻生出了嘆一口氣的念頭。他躺在沙發上,而貓正在他手 邊。關上鐵閘的聲音,似乎將他弄醒,我很抱歉。說是弄醒,其實我也不清楚,他剛 才在睡覺還是小休。父親看到我回來,什麼也沒有說。我張了張嘴,想說點甚麼。進 來之前,想過很多種情況,想過跑上去抱他一下,想過問他有沒有見好一點,但最後 甚麼也沒有做到。我只是回家,向他點了點頭,將鞋子放進鞋櫃,然後回到房間。

從書櫃抽起一本還沒看完的小說,我在房間裡看書,而父親在客廳休息。沒有馬跑的 星期天,我們好像也是這樣。我在客廳,他在房間。他睡他的覺,我看我的書。

記得物理老師曾說,我們搭車時,是跟著車子一起做等速運動的。這是「慣性定理」 ,因為它的存在,當司機突然煞車,身體就會不由自主地向前傾倒。生活也是有慣性 的。人類與生活也是在做等速運動。平日工作,假日則是休息。當假日還要工作,身 體就會發出痛苦的哀嚎。過去的十多年,我和父親的生活應該也是遵循某種慣性,在 平行線上移動。

已經忘記上一次和父親聊天是在多久之前。

在我睡著前,母親敲了敲門,進來,然後吩咐我後天要帶父親去眼科醫院覆診。

那天我請了假,陪伴父親覆診。預約時間是一點,父親十一點已經換好衣服。父親的 穿著似乎也是有某種慣性,永遠都是藍色牛仔褲配格仔襯衫。那日也是,但不同的是 父親戴上了一頂灰色的鴨舌帽。他一直催促我早點出門。母親上班前,準備了早餐。 幾個大菜肉包,我吃了兩個,而父親吃不下一個,只將肉餡吃掉留下麵包皮。

我想坐的士,座位舒服一點,對他也好一點。他堅持要坐巴士。我們在巴士站等13D。父親一直望著馬路,很怕錯過班次。那日的天氣很陰沉,烏雲蔽日。父親走得很慢,我問要不要扶他上車,他說不用,他好得很。

我不敢多言。

我們從秀富樓站上車,父親先走進車廂,而我跟隨他的步伐。我想坐下層,但父親偏要坐上層。他手抓住黃色的低位扶手往樓梯口走去,我握過扶手上他碰過的那部分,扶手還有他的一絲餘熱。他似乎也有點緊張,很用力抓扶手。我一步不離跟隨他。父親的傷正是因為樓梯,我很怕巴士那條通往上層的樓梯,害怕樓梯要把他帶去別的地方,害怕他在上層而我在下層。螺旋型的樓梯不過幾級,父親一步步往上走,我在他身後兩級,隨時預備接著他。隱隱約約我似乎在父親身上看到了蜜蜂。窗外正下著朦朧的雨,它又穿過玻璃窗,停泊在我的鼻頭。那黃黑的軀幹失去了它的光澤,腳上的絨毛亦已經脫落殆盡,而被雨水打濕的翅膀無力再支撐飛行。它烏黑的雙眼正注視著我。我不敢再呼吸,害怕呼吸的起伏驚動它。心臟撲通撲通地跳,緊張得難以形容。

一些曾被遺忘的小知識忽爾衝破記憶的亂流,蜜蜂黏在人身上,是因為鹽分不足,而 我們身上的汗水散發著鹽的味道。這隻蜜蜂為何缺乏鹽分,是因為窗外的狂風暴雨? 是因為遇上天敵?我不曉得。但我知曉它很脆弱。

父親終於抵達上層,隱約之中,我好像聽到他鬆了一口氣。他坐進內座,我琢磨了一下,坐在他身旁。

巴士緩緩駛往眼科醫院,而慣性在帶動我們。父親一直往窗外看,家漸漸縮小,然後 消失在視野之中。我感受到13D的慣性,伸出舌頭舔了一口嘴唇,惡心的感覺衝上大 腦,那是消毒藥水味的慣性。

我們安靜地坐了三十六分鐘三十七秒。離開的時候,我們等到巴士徹底停下才離座。 我先走到樓梯,而父親在我身後。每走兩步,我都回頭望他一眼。

下車,我們走進眼科醫院,在藍色椅子上等職員安排預約一點覆診的病人登記。時間似乎過得很慢。我等了好久、好久,才聽到職員的聲音。「一點預約的,這邊走。」

左眼、右眼,一切安好,斜視手術沒有後遺症,終於能回家。只是下星期又要去伊利 沙伯醫院做別的檢查。

父親回到家需要立即滴眼藥水,他躺在沙發問我能不能幫他。我想了一下,沒說甚麼,但從他的手上接過眼藥水,輕輕搖勻,然後打開瓶蓋。父親將頭仰後,眼向上望,

我拉了拉他的下眼皮,全神貫注瞄準眼珠。那次打開蜂箱的經歷突然從腦海浮現,我必須很小心,滴歪了會讓父親難受。我屏息靜氣輕輕、輕輕按了瓶身一下,眼藥水從半空中垂直落下,滴在父親的眼球上。父親眨了眨眼,然後向我點了點頭。我問父親眼藥水灼眼嗎?他說還可以接受,眼睛很涼快。我問起父親在醫院的經歷,父親說他是在靠窗邊的床位,可以看到窗外的天空。只是姑娘一直不讓他下床,後來去做物理治療時,連走路也不會了,總要別人攙扶。聊了一會,父親似乎有點睏了,他把身子側過,又在沙發上睡去。我就在邊上的椅子看著父親。他睡得很熟,貓咪跳上了沙發,用佈滿倒刺的舌頭舔他的手,他沒反應。他的手上全是貓咪口水,貓咪似乎很滿足,躺在父親手邊睡去。看著他們很久、很久,我的眼皮也好像被灌了鉛般,愈來愈重。終究還是抵不住睡意,在椅子上睡著。

在睡夢之中,我又看到了蜜蜂,兩隻蜜蜂似乎耗盡了體力,在同一朵花的花蕊中相擁而睡。